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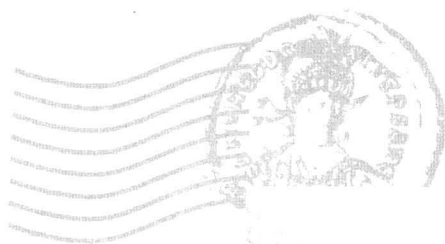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 托尔斯泰 著 文 良 译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五部

第 一 章	345
第 二 章	350
第 三 章	354
第 四 章	356
第 五 章	360
第 六 章	363
第 七 章	364
第 八 章	368
第 九 章	370
第 十 章	373
第十一章	375
第十二章	379
第十三章	380
第十四章	382
第十五章	386
第十六章	389
第十七章	391
第十八章	395
第十九章	397
第二十章	400
第二十一章	405
第二十二章	408
第二十三章	411
第二十四章	413

第二十五章	417
第二十六章	419
第二十七章	422
第二十八章	425
第二十九章	428
第三十章	432
第三十一章	434
第三十二章	437
第三十三章	440

第六部

第一章	446
第二章	448
第三章	453
第四章	456
第五章	458
第六章	460
第七章	464
第八章	468
第九章	471
第十章	475
第十一章	479
第十二章	484
第十三章	487
第十四章	489
第十五章	492
第十六章	496
第十七章	500
第十八章	503
第十九章	506
第二十章	510
第二十一章	514
第二十二章	518

第二十三章	524
第二十四章	527
第二十五章	530
第二十六章	532
第二十七章	535
第二十八章	537
第二十九章	540
第三十章	543
第三十一章	547
第三十二章	550

第七部

第一章	554
第二章	557
第三章	560
第四章	564
第五章	567
第六章	569
第七章	571
第八章	574
第九章	577
第十章	579
第十一章	583
第十二章	586
第十三章	588
第十四章	591
第十五章	595
第十六章	598
第十七章	600
第十八章	603
第十九章	606
第二十章	609

第二十一章	612
第二十二章	617
第二十三章	619
第二十四章	621
第二十五章	625
第二十六章	629
第二十七章	632
第二十八章	635
第二十九章	638
第三十章	640
第三十一章	642

第八部

第一章	646
第二章	649
第三章	652
第四章	654
第五章	655
第六章	657
第七章	660
第八章	662
第九章	663
第十章	665
第十一章	667
第十二章	669
第十三章	672
第十四章	674
第十五章	677
第十六章	680
第十七章	683
第十八章	685
第十九章	687

第五部

第一章

切尔巴兹卡娅公爵夫人本来认为，斋戒期距今只剩五周，想在斋戒期之前举行婚礼是怎么也办不到的，由于一半嫁妆都来不及在这期间备办齐全；但是莱文认为，斋戒期以后再举行婚礼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帕茨基公爵的一位老伯母病得非常厉害，说不定不久就会死了，一旦服丧就会使婚礼继续耽搁下去；她不能不赞成莱文的意见。所以，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为大小两部分，并答应在斋戒期之前把婚事办好。她决定，现在先将小的一份嫁妆备齐，大的一份嫁妆以后再送来。然而莱文总是不能认真地答复，自己是不是赞成她的这种安排，因此她对莱文非常满意。如果新婚夫妇办完婚事马上就到乡下去，她的这个想法就更不错了，由于乡下用不着大的那一份嫁妆。

莱文仍然处在那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仿佛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已经构成世间万物的惟一主要目的，如今他用不着考虑什么事情，用不着为什么事儿操心，所有的事情都有人为他料理，而且都会办得很好。他对将来的生活甚至没有什么计划和目的，他听凭他人去决定一切，他相信将来的一切都会非常圆满。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只要毫无异议地赞成他们给他出的每一个主意就行了。哥哥给他借了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以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则劝他去国外。他一切都答应。“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只要你们感到高兴。我是很幸福的，随便你们怎样做，我的幸福也不会因此有什么增加或减少，”他心想。他把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建议他们到国外去的话对姬蒂说了，使他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姬蒂不赞成这么做，并且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自己的打算。她知道莱文在乡下有他所热爱的工

作。就像他所看到的那样，她不只是不理解这一工作，并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不碍事，她依旧认为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安在乡下，她愿意去的地方并非国外，因为她不能在国外居住，她要去的是他们将在那儿安家的地方。这种表示得非常明确的意愿让莱文大吃一惊。但是，对他而言去哪儿都一样，因此他立刻就让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到乡下去安排一番，仿佛这是他的责任似的，请他凭借他的知识和浓厚的情趣，把一切都布置得好好的。

“可是，你听我说，”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这样问莱文。他已经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来临布置好了一切，并且从乡下返回城里。“做过忏悔的证书，你领到了吗？”

“没领到。那又怎么了？”

“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结婚。”

“哎呀呀！”莱文大声叫起来，“我恐怕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斋戒了。我连想也没想到。”

“你真行啊！”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微笑着说，“你竟然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但是这么做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斋戒。”

“什么时候呢？只有四天的时间了。”

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把这件事情也为他办妥了。于是，莱文开始斋戒了。对莱文而言，对一个不信教而尊重别人信仰的人而言，出席并参加任何宗教仪式都是极不愉快的。如今，莱文正在对什么都很敏感、心境非常平和的时候，这种不得不装模作样的行为对他来说不但痛苦，并且似乎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处在最光彩和最舒畅的状态中的他，却必须去说谎做假或者亵渎神明，他感到这两件事情他都不能做。但是，尽管他三番五次地问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不斋戒是否能够领到证明，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仍然一口咬定，这是决不可能的。

“对你来说，就这么两天又算得上什么呢？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聪明的老人。他会在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的时候拔掉你的那颗病牙。”

头一次日祷的时候，莱文极力回想自己那种在十六、十七岁的少年时代中所体会到的强烈的宗教感情。

然而，他马上就认定，这一点他完全办不到。他极力想将这一切作为拜客访友那种无关紧要的风俗来看待，可是他感觉这样也无法做到。就对待宗教的态度来说，莱文也像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一样，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他不信仰宗教，同时也不能确信这些宗教仪式全是毫无道理的。他既不能相信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又不能把这一切看作无关紧要的形式来淡然置之，因此，他在斋戒期间始终觉得既

不自在又羞惭，因为他在做自己所不了解的事，而他内心的声音却在告诉他，这是一件虚假和错误的事情。

做礼拜时，他一会儿倾听祈祷词，极力要给它们增添一些不会和他的见解相违背的意义，一会儿感到自己无法理解祈祷词，而且觉得应该非难它们，于是就极力不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考、左顾右盼和回忆种种往事，这一切回忆趁他无所事事地站在教堂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做过了日祷、彻夜祈祷和晚课，第二天起身比平常更早，连茶也没有喝，就在早晨八点钟到教堂去听晨课和忏悔了。

除去一个乞讨的士兵、两位老太婆和神职人员以外，教堂里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人了。长内衣下面肩胛骨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年轻助祭走来迎接他，并立刻走到靠墙的一张小桌旁，开始读晨规。当他念时，尤其是在再三迅速地重复那句听起来好像是“保佑，保佑”的话：“上帝保佑”时，莱文感到，他的思想已经被锁起来，现在不许碰它、不许动它，要不然结果就会乱成一团，所以他尽管站在助祭后面，却不去听，也不去理会他在念诵些什么话，而是依然想他的心思。“她手上表现出多么丰富的感情，”他心里说，又想起他们昨天坐在角落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情形。当时，他们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话好谈，她把一只手放到桌上，不住地张开合拢，注意到手的动作，连她自己也笑了。他回忆起，那时他吻了那只手，接着认真地观看玫瑰色的手心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脉纹。“还保佑呢，”莱文一边划着十字，行着礼，看着正在行礼的助祭的脊背的柔韧动作，一边却在心里说。“以后，她抓着我的手，仔细观看手上的脉纹，并且说：‘你的手太美了。’想到这儿，他望了望他的手，又望了望助祭那很短的手。“是的，现在快要完了，”他想道。“不，似乎又要从头念起呢，”他认真听着祈祷词，一面这样想道。“不，正在收场。看，他已一躬到地了。收场的时候总是这样。”

助祭用那只在波里斯绒翻袖口中的手悄悄地接下一张面值三个卢布的纸币，他说他会记下莱文的名字，然后很麻利地迈开穿着新靴子的腿，咯噔咯噔地踏着空寂的教堂的石板，进入了圣堂。过了片刻，他从那儿向外张望，并招手叫莱文过去。始终封锁着的思想这时在莱文心中活动起来了，不过他又连忙把它驱散。“事情总会完结的。”他在心里说，并向讲道台走去。他走上了台阶，往右一转身，就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一个小老头，蓄着一把稀稀的花白胡须，长了一双无精打采而又善良的眼睛，正站在读经台旁边，翻看着圣礼书。他轻轻地向莱文鞠了鞠躬，马上就开始了用他习惯的腔调念祈祷词。念完祈祷词以后，他行了一个弯腰礼，把脸转过来对着莱文。

“不显形的基督站在这里听取您的忏悔，”他用手指着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

说，“您相信圣徒教会教导我们的全部教义吗？”司祭接着说，一边把眼睛从莱文的脸上移开，双手合拢放到长巾下面。

“我有过怀疑，如今仍然在怀疑一切，”莱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不喜欢的声调说，然后便不再说了。

司祭等待了一会儿，看他有没有要说的话，接着就闭上双眼，用很重的“O”的弗拉基米尔口音，迅速地说道：

“怀疑本是人类天生的弱点，我们应当祈祷，祈求慈悲的上帝来巩固我们的信念。您有什么特殊的罪过？”他毫不歇气地又补充了一句，好像不想浪费时间。

“我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我什么都怀疑，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怀疑中。”

“怀疑本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您主要怀疑些什么？”

“我对什么都怀疑。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莱文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并对自己居然说出这么没有体统的话感到惶恐。但是，莱文的话仿佛对司祭没有什么影响。

“对上帝是否存在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他脸上浮起一丝微微的笑容，连忙说道。

莱文一言不发。

“当您看见造物主创造的万物时，您为什么还会怀疑造物主呢？”司祭用惯常的很快的腔调说，“是什么人用星球装饰天空？什么人把大地装扮得这样美丽？怎么可能没有造物主呢？”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望了莱文一眼。

莱文感到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适宜的事情，因此只答复了一句和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话。

“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您又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司祭快活而又困惑地说。

“我丝毫都不明白，”莱文涨红了脸说，他认为他的话非常愚蠢，在现在这种场合下自己不可能不显得愚蠢。

“祈祷上帝，并恳求他吧。甚至连神父也有过怀疑，也祈求过上帝帮助他们巩固信念。魔鬼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得抵抗魔鬼。向上帝祈祷吧，恳求他吧。向上帝祈祷吧。”司祭急忙重复了一遍。

司祭停顿了片刻，似乎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准备和我的教民与忏悔者谢尔帕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他带着笑容加了一句，“一个很不错的少女啊！”

“是的，”莱文答道，羞红了脸，他是在替司祭感到羞愧。“他为什么要在忏悔的时候问这种事儿呢？”他心想。

接着，司祭好像是回答他心中的念头，对他说：

“您准备结婚，上帝或许会赐给您子孙，是吧？那好，假如您不能克服心中诱惑您不信神的魔鬼的引诱，那么您能够使您的孩子受到怎样的教育？”他很亲切地责备说。“假如您爱您的孩子，那么身为一个善良的父亲，您就会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享受荣华富贵；您还会期望他的灵魂获得拯救，期望用真理之光照亮他的心灵。不对吗？当纯真的孩子问您：‘爸爸！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个世上我所喜欢的一切——大地、江河、太阳、鲜花、青草？’难道您会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会不知道，因为上帝仁慈地向您显示了这一切。或者您的孩子这样问您：‘死后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假如您丝毫都不知道，您怎样对他说呢？您要怎样回答他？任凭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引诱吗？这么做是不对的！”他说着就停住了，歪着头，用亲切仁慈的目光看着莱文。

此刻莱文什么话都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想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没有人向他提过这种问题；而到他的孩子能够问这些问题时，他还有充足的时间想想应当怎么回答。

“您正在进入人生的重要时刻，”司祭接着说下去，“您应该选择您的人生道路，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向上帝祈祷吧，求他发发慈悲来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的时候说。“主啊，上帝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请用自己广大无边的仁慈宽恕这个孩子……”念完赦罪祈祷词以后，司祭又为他祝福，然后就放他走了。

这天返回家的时候，莱文非常愉快，因为不舒服的状况已经结束了，并且不必说谎。另外，他还模模糊糊地记起，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所讲的那些话丝毫不像他起先想像的那样愚蠢，其中有的东西倒是应当弄明白的。

“当然，不是眼下，”莱文想，“而是在日后的任何时候。”莱文如今比从前什么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到，他的心中有一种不清楚和不干净的东西，就对宗教的态度来说，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在人家身上那么明显地看出来的，他厌恶这种状况，还因此责怪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莱文和他的未婚妻一块儿在多丽家度过了那天晚上，他感到快活到了极点。他向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说起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他说自己快活得像一条受过钻圈训练的狗，这条狗最后总算领悟了并照要求完成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儿，汪汪叫着，摇晃尾巴，兴高采烈地直往桌子和窗台上蹦跳。

第二章

举行婚礼那天，依照风俗，莱文没去见他的未婚妻，而在自己居住的旅馆中和三个碰巧来到他这儿的单身汉一起吃饭。他们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塔瓦索夫——莱文大学时代的同学，如今是自然科学教授，莱文在大街上碰见他，把他拉了来；还有奇里科夫，他是男傧相，莫斯科的治安法官，莱文的猎熊伙伴。这次午餐进行得非常快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高兴，总是拿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创见开玩笑。卡塔瓦索夫感到自己的创见已经得到看重和理解，于是便尽情加以发挥。奇里科夫快活和善地支持大家各种各样的谈话。

“看吧，”卡塔瓦索夫根据自己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拖长声调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个多么有才华的人物呀。我是在说过去，因为这个朋友昔日的影子已经完全不见了。刚刚离开大学时，他既爱好研究学问，还有人类的各种兴趣。现在呢，他的一半能力用来自欺欺人，另外一半能力用来为这种欺骗进行辩护。”

“比您更坚定地不赞成结婚的人，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是，我根本不反对结婚。我对分工是赞成的。任何事都不会做的人，应该去生儿育女，而另外一些人则应该为他们获得教育和幸福尽力。我就是这么想的。愿意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这样。”

“如果我听说您恋爱了，我会感到多么开心呀！”莱文说，“到时一定得请我去喝喜酒。”

“我已经恋爱了。”

“是的，爱上了乌贼鱼。你要知道，”莱文转身，向他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内奇正在撰写一本专著，有关营养和……”

“啊，不要乱扯了！写什么那都没关系。关键在于我确实喜欢乌贼鱼。”

“不过那根本不影响您去爱您的妻子。”

“它倒是不碍事，但是妻子却会碍事。”

“这是为什么呀？”

“您到时候就会发现。您爱好经营农业和打猎，那就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了，说是普鲁德内有许多驼鹿和两头熊。”奇里科夫说。

“哦，没有我，您也能够把它们打来。”

“这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今后和猎熊事业无缘了，妻子决不会允许你去的！”

莱文微微笑了笑。妻子不允许他去猎熊的这种想法让他觉得心里美滋滋的，所以他愿意一生放弃猎熊的快乐。

“如果您没有去，就是把两头熊都捉住也是很可惜的。还记得上次在哈皮洛夫的情形吗？多漂亮的一场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莱文不想把他的幻想打破，事实上就算不打猎，在别的地方、在别的事情上仍然有什么快活的事儿，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

“怪不得有这种向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有什么快乐，依然会惋惜失去的自由。”

“承认吧，您是不是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一样，有一种企图从窗口里跳出去的感觉？”

“当然有，不过他绝对不会承认！”卡塔瓦索夫说，放声笑了起来。

“好呀，窗子开着呢……我们这就动身到特维尔去！有一头母熊，我们可以直接捣毁熊的巢穴。真的，我们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儿的事情就让他们去办吧，”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说实话，”莱文笑了笑说，“我心中丝毫没有这种为了失去自由而感到惋惜的心情！”

“您如今是神魂颠倒，什么也感觉不到，”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吧，等到稍微清醒一点儿的时候，您会感觉到的！”

“不会。我多少总会感觉到，虽然自己有了感情……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毕竟是有点儿惋惜的……恰恰相反，我却为失去这种自由而觉得高兴。”

“真糟糕！的确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吧，或是祝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就算只有百分之一。那也算是人间难得的幸福！”

吃过饭，客人们都走了，他们赶紧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只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莱文回想着这些单身朋友的话，他又一次问自己：他的心中是否有他们所谓的那种为了失去自由而感到惋惜的心情？想起这个问题，他

不禁笑了笑。“自由？为什么要自由？爱和希望就是幸福，以她的心愿为心愿，用她的思想去思考，也就是没有一点儿自由，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理解她的所想、她的所愿、她的心情吗？”似乎有人忽然悄悄地问了他一句。笑容在他的脸上消失了，他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忽然他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惧和怀疑，什么事情都怀疑。

“万一她根本不爱我怎么办？万一她只是为了结婚才嫁给我怎么办？万一她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她或许会清醒过来，一结婚就会发现，她根本不爱我，而且不会爱我。”他开始对她生出一些奇怪而又邪恶的念头。他像一年以前那样，嫉妒她对沃伦斯基的感情，似乎他看见她和沃伦斯基在一块儿的那天晚上就是昨晚一样。他怀疑她根本没有把一切真情都告诉他。

他突然跳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行！”他灰心绝望地自言自语道，“我得去找她，应该问问她，要对她最后说一次：我们都是自由的，维持现状是不是更好些？总要比永久的不幸、羞辱、不贞好得多！”他心中怀着绝望，怀着对每一个人、对自己以及对她的愤恨心情，离开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找她了。

他在后面的屋里找到了她。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一面命令使女，一面挑拣椅背与地板上的一大堆各种颜色的衣服。

“哈！”她一看见他，就兴奋得满脸放光，大喊了一声。“你出什么事了，您出什么事了？真没有想到呀！我正在挑拣我从前穿的衣服，看一看哪件要送给什么人才合适……”

“啊！这好极了！”他神色阴郁地看着使女说。

“你先去吧，杜尼亚莎，有事我会叫你，”姬蒂说，“你出什么事了？”她问，使女刚走出去，她就果断地称他为“你”。她觉察出他脸上的神色很异样，显得既兴奋又阴郁，不禁令她感到恐惧。

“姬蒂！我感到很痛苦。我不能一个人忍受痛苦，”他在她跟前站住，恳求地看着她的眼，声音中带着灰心和绝望。他从她那张深情的真挚的脸上已经看出，不管他要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过他仍然需要她亲口来除去他的疑虑。“我是来告诉你，时间还不算晚。这些还可以废除和改变。”

“这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你是怎么了？”

“这件事情我说了不止一千次，我不能不想的……我是说我配不上你。你不会同意嫁给我。你再考虑考虑吧。你错了。你仔细考虑考虑吧。你是不会爱我的……如果……你还是说出来的好，”他说，眼睛却没看她。“我也许会很痛苦。让大家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好啦，随便什么都比痛苦要好些……最好是现在，趁现在还不算

晚……”

“我真不懂，”她惶恐地回答，“你要反悔……要说不愿意结婚吗？”

“对，如果你不爱我的话。”

“你真是疯了！”她大叫起来，恼怒得红了脸。可是，他的面部神情看上去是这样悲凄，她不由地抑制住自己的恼怒，扔下椅背上的衣服，坐在他旁边。“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全告诉我吧。”

“我想，你是不会爱我的。你怎么可能爱我呢？”

“我的天啊！我怎么办呢？……”她说到这里就哭了出来。

“啊呀，我做了什么傻事呀！”他大叫起来，跪在她跟前，开始吻她的手。

五分钟以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他们已经完全和解了。姬蒂不但使他完全相信了她爱他，甚至还回答了他心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她为什么会爱他，向他解释了她爱他的原因。她告诉他说，她爱他，是因为她非常理解他，是因为她明白他喜欢什么，也知道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很美好的。这在他看来似乎完全明白了。公爵夫人进来时，他们正并肩在箱子上坐着挑拣衣服，并且在争辩。姬蒂想把莱文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穿的那件褐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莱文则坚决主张这件连衣裙不能送给任何人，可以把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为什么不明白呢？她是一个黑发姑娘，因此衣服和她不搭配……这些我全想过了。”

公爵夫人听到他来访的原因以后，就半真半假地生气了，并叫他赶紧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姬蒂梳妆，因为夏尔很快就会来了。

“这几天来她本来就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人也憔悴了，但是你还来说些傻话烦她的心，”她对他说道，“快走吧，快走吧，亲爱的。”

莱文感到愧疚、满脸羞惭，但是他完全放心地回到了旅馆。他的哥哥、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和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都穿上了盛装，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为的是用神像给他祝福。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那个已经抹好发油和卷了头发的儿子，因为他要和新娘一块儿拿着神像。还得打发一辆马车去接男宾相，再打发一辆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送到以后再转回来……反正，需要考虑和料理的事情相当复杂，并且有许多。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不能这样磨蹭了，现在已经六点半了。

神像祝福的仪式没有出现良好的效果。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摆出一副庄重的很可笑的姿势，和妻子并肩站在那儿，手拿神像，吩咐莱文向它一躬到地，然后脸上带着亲热的嘲笑，祝福他，并吻了他三次；达丽雅·亚历山大洛夫娜也这样做了一

遍，就急忙走开，但是在调遣马车接送路线上又陷入了困境。

“哦，我们就这样办吧：你坐我们家里的马车去接他，如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愿意绕道，那么到那儿之后再打发马车回来。”

“好吧，我很愿意照办。”

“我立即就和他一起来。行李都送去了吗？”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说。

“都送去了。”莱文回答说，于是让库兹马帮他换衣服。

第三章

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女人，围着即将举行婚礼而布置得灯火辉煌的教堂。来不及挤进教堂里面去的人们挤在窗子周围，互相挤来挤去，互相争吵着，向窗框里面望着。

二十几辆马车已经在宪兵们的指挥下排列在马路边上。一名警官不顾寒冷，站在教堂门前，身上的制服是崭新的。马车川流不息地到来，一会儿是头戴鲜花的女士们提着裙裾，一会儿是男士们摘下军帽或者黑色礼帽，陆续走进教堂。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和那些摆放在本地产的圣像旁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点燃了。红底的圣像壁泛着金色的光芒，金黄色的雕像、银质枝形大吊灯和烛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班席位上面的神幡、讲道台的台阶、旧得发了黑的书、司祭的内长衣、助祭的法衣——这些全都笼罩在亮闪闪的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面，在由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赤裸的肩膀与胳膊和长筒手套组成的人海中，有压得很低的热烈的说话声，它在教堂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激荡着。每次门吱嘎一声打开的时候，人群里的说话声就会沉寂下来，人们一齐四下张望，等待着新郎和新娘进来。但是，门已打开了十几次，每一次进来的或者是走进右边来宾圈子的应邀而晚到的男客和女客，或者是走进左边人群的蒙混或者说服了警官而进来的女观众。不论是客人还是观众全都已经等待得着急了。

起初，人们想新郎和新娘很快就会到了，因此对他们的姗姗来迟没有在意。接着，人们越发频繁地向门口那边看，并且谈论着会不会出事儿了。再往后，人们为新人的这种拖延而感到有点儿不对头，亲戚和宾客都极力假装一副不再去想新郎，

而是只管自己说话的模样。

大辅祭似乎要使大家注意，他的时间非常宝贵，他很焦急地不住地咳嗽着，使得窗玻璃都颤动起来了。等得不耐烦的歌手在唱诗班的位子上一会儿发出练嗓子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擤鼻涕的响声。司祭一会儿差执事，一会儿差助祭去看看新郎是否来了，他身穿紫色长袍，系着一根绣花腰带，一次次地走到边门去等候新郎。最后有一个女士看了一眼表说：“真的，这真奇怪！”于是，客人们都感到焦急，并开始高声表示自己的惊讶和不满。一个男候相坐车去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姬蒂早就准备好了，她穿着白色的衣裳，戴着长面纱和香橙花冠，和女主婚人以及姐姐里沃娃一道站在谢尔帕茨基家的厅堂中，看着窗外，等待自己的男候相来汇报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的消息，但是已经白白地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莱文已经穿上长裤，却没穿背心和燕尾服，正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不住地把头伸向门外，朝走廊里望去。可是，走廊里怎么也看不见他要等候的那个人的影子，他只能灰心丧气地转回来，一边挥动着两手，一边和正在悠然自得地吸烟的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说话。

“有谁遇到过这样可怕的局面啊！”他说道。

“是的，情况是有点儿糟糕，”斯杰潘·阿尔卡迪耶维奇带着安慰意味的微笑说。“不过你别焦急，很快就会送到的。”

“不，究竟怎么办啊！”莱文克制着愤怒说，“看这种尴尬的胸部开口那么低的背心！不成啊！”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身上那件衬衫的揉皱了的领襟。“如果行李已经送到铁路上去了，那可怎么办啊！”他灰心丧气得大声叫道。

“那就只好穿我这件衬衫了。”

“早就应当这样办了。”

“惹人笑话总不怎么好……等一等吧！会好起来的。”

是这么回事：莱文想换衣服时，老仆库兹马把燕尾服、背心和别的一切需要的物品全都拿来了。

“衬衫在哪儿呢？”莱文叫道。

“你身上穿的不是衬衫吗。”库兹马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一件干净的衬衫，一接到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帕茨基家里去的吩咐，他就照办了。除了留下一套燕尾服以外，他把其它的一切东西都收拾起来。早晨就穿上的那件衬衫皱巴巴的了，和胸部开口低低的时髦的背心不相配。打发人到谢尔帕茨基家里去拿的话，路又非常远。他们就打发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禀报，每一家店铺都没开门，今天是星期天。于是又打发人到斯